

光風慶重

無雙
姊妹
如斯

合作

光風慶重

無雙
姊妹
如斯

合作



服是多麼便利的事！

够了，我在探尋着真正的慈善和人道，我曉得在重慶會找到的。

回國去——什麼地方再有比這旅行更吸引人的啊？自從僑居外國多時有了新的見解以來，祖國的觀念變得模糊了。但是決不要使祖國的觀念從我們的腦中暗談下去，我們不能允許這樣，所以我們回國了。我們並不是回到古老而舒適的家，而是回到戰爭中的家。我們要去到中國的中心，那兒我們家庭中誰也沒有去過。我們只認識抗戰前四川，不過是有許多美麗的峽谷，內戰吸煙者的省份吧了，這像是一個外國人的感想，當然大大不合時宜。等待我們的將是全然不同的新經驗，但也算是回家，因為四川就是中國一部份。只要是中國的土地都可以算做家，即使在西藏的山谷裏。

於是我時常想念重慶，苦思描繪牠的輪廓而不可得。包裹分別的包起來了，好像我們一輩子不再來似的。我們所做的揚着頭告別親友，站着像是一羣強壯勇敢的兵士，到重慶去呀！

我不想帶着半諷諷的微笑或頗為冷淡的聲調來述說我的故事，雖然這似乎是使人諦聽和相信的方法。我不願意以漠然來代替誠懇，或是裝成一個能控制感情的，永不會為任何事情快樂或憂愁的老人。

二 日本

妹妹作

「鬼子」和「日本」這兩個字是世界上最壞的字了，但你不能怪他們，因為他們人民像這樣，所以才有了這名稱。我希望我能够去炸死日本皇帝，再使火山爆發，活埋皇帝和日本，那就會是我最快樂的一天了。那末誰也不會再想到這些矮子要來征服全世界了。與其做鬼子的一個奴才，我還不如死掉。你不

能強迫我去愛一個「櫻花的國家」。呸！這種名字，他們不過是羣好學樣的人，好學樣的人罷了。我愛鬼子中的人，就是日本的漢奸。戰爭過去後，我要去生一把大火，把所有日本東西都燒光。那時當然只會留下幾個日本女人和小孩子，我們不要再吵擾他們，讓他們獨自葬埋日本好了，我要到人們家裏去，叫他們把國旗掛出窗外去，叫警報器在響着和敲着警鐘——誰還理他？啊！那時候誰也不管他，做什麼事。我穿着紅衣服去和漢人們跳舞。

三 香港

如斯作

這就是香港嗎？當我到達九龍灣時，我帶着這樣意見，而當我住了兩星期離開這兒時我還是帶着同樣的意見。是的，真正和我所想像的一樣。

碇泊的時候正是清早。在晨光中香港顯得純潔而無垢。國人生活的第一瞥就是看見許多廣東女人和小孩划着舢板向着大輪船駛來。女人們穿着襖褂，舢板是綠漆色，形成水面上一片片的黑影。孩子們攪入水裏去撿取辨士，正如夏威夷所見的一樣，女人們握着用竹片做成的網來集錢。小男孩們和小姑娘們也都站立在舢板上，側目斜視着坐在他們旁邊的又高又大的輪船。海中風浪很大，舢板波動着，不過男孩們並不在乎這些。每個船上的人都倚着欄杆看着他們，有些中國人却寧願在中板上散步。

一種異樣的感覺攔住了我。祖國，戰時的祖國！我記起以前諺語的關於那些舢板被炸沉沒的新聞。這只是一瞬間的思想，馬上我便為快樂和親友們再見面的想頭所完全興奮了。

碼頭上站滿了中國人，碼頭上站滿了中國人，我們後面的香港也是住滿了中國人，我的同胞們。

這群，路路，時時，等等，全是中國人。中國人的錢，中國人的骨，中國人的臉，和中國人的魂！我可以看見，看呀，向任何地方看；日夜都是中國人。我可以看見，看呀，足可以補償幾年來我所看的外國人的數目了。我從一直看到不再覺得中國人的面孔有任何特異之點；一直看到我不再想，那時我才滿足了。那時我才會感到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因為我已熟悉中國人的面孔了。至少，這兒有中國人，雖然還不是中國本土。

在香港的兩個星期，欣賞衣服，店舖，和食物，我們發舒了我們的思鄉病，並且完全忘懷了。真有意思，我們看見了所有的親戚，和我們的表兄弟們一直談到夜深，他們當真一點也沒有改變呢。我們一天談到晚；我不這樣別人也會走煩，做夢也有談話的聲音。還有那些箱子，無論來去我們都帶着，我們的膝蓋碰着箱子，我們的東西丟進箱子，我們也忘記把自己頭進一個箱子，和以便離開所有討厭的箱子。既然在香港每事都顯得重要，我們出去的時候也就好像有什麼重要使命似的，並且，我們急促的做着每一件事情，好像每一件事情都會滑走，消逝，和一去不回。在香港我們拚命東瞧西望，一直到我們把這些東西瞧膩了的時候。

我們要坐飛機走，應該在我們的行李限制內儘量多帶衣服。一般說來，這限制是太嚴了，所以我們每人只能帶一隻拖鞋，一些襪子，和兩件內衣。有的人想三件外衣可以放進去，然而還有十足的空間來放別的東西。母親的繡襪重是非常見效的，誰也不抱怨了。我們放進一大堆又加上一點，結果當然是個過重的行李，但是曉得了過重以後，我們拋出了一些，又塞進去一些，最後弄得我們也不曉得到底過重不過重，什麼東西在裏面，什麼東西不在裏面了。我們希望這件大行李能在三個月後經過越南到重慶

，但是因為越南事件的爆發，使解決不會送到中國了，當然這是以後發生的事。

我們在香港的生活有一點像我們的包裹，所以兩個禮拜後我們已收集了香港的一切精神，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大道理了。

香港和別處是一樣的熱鬧。街上出現着摩登少女，穿着無袖的衣服露出肩頭，旁着沮喪的流亡者散步。有些人在露天茶館飲着檸檬水，吃精巧格力餅，和傾聽着男高音歌唱，不遠的地方却有着無遮無蓋的人們在街上過着日子。整個的城市有着光明和黑暗的兩重性，而黑暗面要佔大半面額。街上人山人海，看見街角一個帶着乾枯而突出的眼睛的小孩，悲傷的坐着的印象，是會叫人不舒服的。中國人需要慈善是在香港不是在內地，在這地方窮人和無家者都感到確實喪失一切了。

甚至在上流社會和許多離家索居的團體也是混亂的。東西不同癖好的會合，東西奇異事物的混合，東西奢侈品的交流，使一切陷入一種各種各色所混成的香料一樣的令人作嘔。

香港有四種不同類型的人。第一種是生于香港，長於香港，和同化於香港。他們就是埋頭於商業上得失的人，不管打仗不打仗。假使環境不同，假使一個人生在江蘇，而他的舖子被日本人燒了，他也會去恨日本人，而為着自己的利益被變成一個愛國者。但現在當他皮膚還沒有受傷的時候，他還是幹他的買賣。第二種類型是那些因為特殊的責任和工作才留在香港的人。第三種，是當廣東被威脅的時候，只是偶然不往北而往南的逃來的流亡者。第四種是了解這戰爭，而好像戰爭並未爆發似的生活着的人。內地人談起在香港來就是這樣的意思，並且帶着不同情的態度。

我不願在香港多逗留一天，我願意住在別的國家，或我自己的國家裏，甚至一天則住在空裏，也比

是不
白

這裏好些，這裏實在是艱劣和污穢不堪。

四 香港

無雙著

香港也是這樣的一個城市，你在什麼地方和誰吃飯是要由別人來決定的。從廈門和上海有許多親戚跑來看我們。當我們的船一傍九龍，我看到伯叔們，舅父們，姑母們，姨母們，姑表兄弟們，姨表兄弟們，和一個姨姪來迎接時我幾乎快樂死了。我們好久沒有看見他們，許多人面貌和態度都有改變了。我和妹妹互碰着肘。

香港是古怪的，因為這城有世界各國的人跑來跑去，而這許多中國人都有着外國人的態度和神氣。

在我們準備去早已嚮往的內地以前我們開始到店鋪裏去。人們告訴我們重慶沒有多少東西好買，於是我們開始打開我們的箱子，放進大批洗黑水，肥皂，餅乾，醬菜，牙膏，牙刷，香烟，和一大堆這一類的物品。箱子被送到海防去搭漢口鐵路，但結果再不會到我們手裏了。行李被翻來覆去好多武，幸好而我們有許多表兄弟來幫忙我們搬。

啊，香港，香港，我們準備到重慶去，可是我們還要在這兒等！我還不得知道什麼叫做空襲，但是我曉得我必須並且也高興到重慶去。

五

重慶風光

七

終於時鐘响了，我們起來，打着呵欠與伸伸懶腰，似乎忘記我們為什麼起來的了。

我們動身穿過我們所討厭的寂靜的香港街市，店舖都關着門窗上上着木板。

我們到了機場。我還是第一次見一架飛機這麼近，我覺得好像地下人丁。我們衣袋裏放着口香糖，人們說飛機飛的很高的時候，會用口糖。當我們跑進跑出的時候，當我們從咖啡店走到李通勝和檢查的稅局的時候，口香糖一點一點的跌掉了。機場非常廣大，月亮照上去好像鋪了一層雪。我們開始起來和打噴了，最後痛起來，我曉得我實在是太累了。

人們說現在月亮太亮，還不能飛，要我等等一等，等月亮下去一點再說。

風吹得每一個人都有寒意，並且感覺新鮮，但不曉得風自己怎樣感覺？

我們直到四點半鐘，月亮被雲遮住一點的時候才起飛。留在最後的親戚同我們揮動着手。但是我們搖手的次數太多了，我們的手臂都搖得酸了。

當我們飛機起飛的時候，我實在有點頭昏，但我腦中只曉得一件事。我打着盹，曉得我正在往重慶的途中。

六 雨中散步

如斯著

早晨兩點鐘我們從小睡中驚醒，起初我只想再睡著，接着我記起今天我們要離開香港，飛過佔領區域往重慶去。那天我就可以看到，協和，和曉到重慶了。

旅客和城市一樣的靜。我們輕輕的走下樓梯，但是仍然發出聲音，因為我們要飛往重慶啊！天空裏

靜，而大地寂靜，在沉寂和黑暗中，我幾乎不敢呼吸了。但是我的生命充滿了明日。我挾著各種東西跑來跑去。我的胃裏好像蛙在跳躍，我怎能安靜的坐著呢？我們和我們的舅舅和表兄弟們走進兩輛車子裏去。車子駛過九龍的街道。城市靜靜的了白天的緊張，而生存在各種怪異的夢裏了。

機場很有意思，許多飛機暫時停放在機場上。角燈的光照耀著他們。有些機器在開動，許多人工作著。整個地方是活潑的，有生氣的，甚至顯得有危險性的。

我們到達時已經兩點半鐘了，月亮還是像燈籠似的掛在天空。我們還要等候，於是到咖啡店裏坐著，把衣領翻起，吸著滾熱的咖啡。咖啡一會喝完了，我們不再要第二杯。我們到處去看飛機起飛。飛機是多麼奇怪的東西啊，我老不相信會飛到空中去。

什麼時候我們才能走？馬上嗎？在向舅舅和表兄弟們道別以前我們等了好久，我看見他們中有幾個人嫉妒著我們，我怎能怪他們呢？我慶幸自己有什麼反去的好運氣。P、T、君也和我們一起去，他也和我們一樣興奮。甚至母親也是。月亮在四點鐘時漸漸下山了。我們得意的走上飛機，驕傲的向著親戚們揮手。我望著天空，一會我就要在那裏了。門砰一聲關閉，機器發動了。旋轉一圈後我們與已經來到天空。香港愈來愈小，從空中看來顯得很美。我們愈升愈高，一會就撒進雲裏，我們還是望高處升，現在我們正在飛，明天就會到達重慶。

將我深深的埋坐在圓椅中，想得太興奮，這環境的感覺太新奇了，起初我覺得很危險，後來我也處之然。我不再理會到危險，而他也從我的腦中消逝了。

飛機在雲層中滑翔著，我覺得假使我走出去一定可以在上面行走，不會跌下。在這純潔無塵的空氣

實的，比起別的日子來這是一個奇怪而不平常的旅行。我不願意走出去。在飛機中舒服得多哩。

我曉得我們自己脫離危險了。曙光已透雲出雲層。什麼地方光彩較大？雲層突然變換着絢爛的光彩。白色的光透過雲層射到地面上去。天空愈來愈亮了。雲層反映着閃耀的白光，太陽的光很強。太陽像是上帝太明亮了，這視線會傷害眼睛，因為人們不能忍受這樣的光亮。但是牠的綽號的閃耀我們却可以看得見，飛機銀色的翼也在閃耀着。天空不能再比這更美了。多麼光輝的一天的開始呀，對我是多麼好看一天呀！

但是看到日出以後我睡著了，雖然我約束自己要睡。

當我醒來往下的時候，已經是四川境界了。實際是山，但鋪綿在山上的稻田四處可見。有一次我們看到幾個農人在耕田，我覺得快樂極了。這就是我們正在保衛的國家呀。我們怎能忍心失掉牠？在白雲之下一個國家正在復興自己。每個人心裏懷着無限的希望，因為每個人心裏都相信國家的力量，舊的生活，舊習慣腐朽和滅亡下去，新生活有力的昌盛起來了，我們懷着跳躍的熱心，期待着新生，舊社會已凋零衰敗，只不過預示着新生命的來到吧了。有着前途的國家是一個充滿了希望的國家。這國家不僅是保衛自己，和遭受苦難而已，同時還建設，還創造。這是我們在空中所想的，我們要到地面上去實踐。幾點鐘以內我就要降落地面，我高興在地上生活。不久我就要混合在我的同胞們裏面，我會變得我現在看見他們時那樣小，我便被草地，綠山，和許多中國人新包圍，多們高興的事，我也可拿來和在上所見的比較一下了。我只抱憾着我們來得太晚！

八點鐘時飛機內的信號顯示了，我們束緊了我們的皮帶，因為已開始降落了！在說話以前，我已失去了思想的定向，我知道在我身內的三小骨已不能正常工作了。在一種旋轉中，好像出了事一樣，我發覺飛機已着重慶的機場！機場位於河之中部，抬起頭來我看到重慶市了。

「我們到拉！」我們一齊喊，好哇！我們下了飛機，第一次我的腳踏在重慶的土地上，董先生和FM來迎接我們。我們急忙到檢査行李房去，急于想快點辦好手續。導引我們到重慶去的是很多層石階，頂上排比着許多重慶的房子和重慶的居民。挑水快刀忙的挑着水走上險峻的石後，轎夫們手執垂直纜的把乘客抬上去。一路有重慶的柱燈和人行道。當岸是一副中國的風景畫，但除了美國標準油庫以外。呵！這就是我們在國外時常聽到的油庫嗎？

檢査過後，董先生問我們坐不坐轎子。「不，我們要跑路！」石階很寬，約有三百級以上。我們吃力的爬上去，但還算什麼。這還只是開頭呢。上了二百級以後我們停了一下，PT君發覺他的熱水瓶和懷鏡互撞，懷鏡損壞了。我們忍不住笑起來。兩個熱水瓶好久以來成爲一種累贅，我們還不大曉得以後會那麼有用。

一會我們走完了石階，進入一汽車裏。董先生說我們運氣很好，半點鐘以前剛剛解除禁報。我們感到很奇怪，如果警報剛發生在我們的到達時我們的遭遇會完全不同了。

防空洞！山坡上有好幾處入口，還可以看到裏面有幾處分枝。數目相當多，但覺得黑暗和可怕。重慶！我們終於來了。這城市，這房屋，我簡直不曉得他們有什麼可愛之處，却已準備愛他們，第一瞥我已有好印象了。隨後我們到旅館去選好房間。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真正的是新國家的建設者和衛國的干城，他們建築了滇緬公路，新的鐵路，他們挖掘防空洞和整頓廢墟，所有的機器和必需品的運輸都由他們的肩頭擔任。勞動比戰前昂貴多了，我想是應該的。因為他們不過是得到他們早就應得的報酬吧了。

第一次前鋒我立即知道了兩句最流行的口號：「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兩國都見得有。我以為這是很好的標語，戰爭在正直的人們看來就是如此簡單的。人們能簡單的做到這一點就很好了。如果沒有錢我們就出力，如果沒有力，那末我們就應當出錢；我以為這是致勝的最好方法。

我們繼續前進，來到一處廢墟，這裏去年五月有五百人被炸死過。C先生說，他們被火迫退到德國公使館的一面石牆前，石牆很高，難以爬越，只有被傷死的一條路了，並且指給我們看那地點。我們靜靜的站在廢墟前，誰也靜默下來了。五百人被害在這地方嗎？這裏現在是一塊空地了，甚至沒有生草，好像紀念着這五百死難者似的。雜在現存的店舖和活着的人們中的那塊地顯得荒涼，空虛和令人恐怖。亂兒被命令空襲來，目的像為紀念五百死者的無字的碑。現在又是五月，讓這事永遠，永遠不要再發生吧！想起來太可怕了。這不是我們第一次和戰爭接觸嗎？假使這五百人死于水災或別的人類不能防禦的災禍倒也罷了。但却不是這樣，這些死者是被人們殺死的，這與死者同樣的人，這與死者幾乎同樣大同樣滿的，多方面相同的人。不僅僅有些微的差異吧了，為什麼這些異得一個人殺死這許多人和毀壞他們的財產？還有那麼聰明的人發明炸彈幫助這些人屠殺。還是反常的。否則也許所有住在這些店舖和房屋的人們可以從這次屠殺免難，也許他們的房子可以保持為自然的遺跡和不遭遇這等命運！但還不僅是

轟炸季的開始吧了。我向何處能取得保證？把戲依舊玩着，這殘酷的把戲！

「回去吧！」開停了一會，我們回家了。赤足者們依然沿着泥雲前進，好像對着這塊空曠挑戰似的。我也邁着泥雲前進，雖然穿着皮鞋人不應該如此。

在歸途上，我看到同樣的店舖和同的舊孩子們，因為我已看過了他們，在便注意別的事物了，一些不可捉摸事物抓住了我。我感到強的力量和牠的工作。這事物也可以從每個行人的臉上看到的，雖然他們毫不覺得。而這就是生活，在這個頗有意味的字裏。生活充滿了障礙和苦難，新的生活呈映在我面前了。這就是我要在重慶所探訪的，否則我將感到失望了。在這新社會黎明前的充滿了希望的生活四處存在着。我受歡迎了，我覺得他們讓我共同生活。這既是。這將是我的家，因為這是我的國家，而我知道其他居民都一樣是屬於她。人民和街市都是我們的，每個人的。我實在是屬於這裏，所以返來了。我將過着一種新生活偉大的生活中的一部份。我是衷心的和熱誠的來接受那種生活，因為我已經是他們中的一員，重慶居民中的一員，爭取民權解放的一員了。我實在是屬於這兒！

我注視着泥雲，我的鞋深深陷入了。我翻滾滾滾的走着。我踩着別人的足跡走，別人又會踩着我的足跡走，結果誰的足跡也認不出，變成一片互相踐踏的纏綿足印了。

天已黑了，G先生給我們買了一本預備學習的抗戰歌集。當我們走過軍事學校時晚飯號已在炊了。這是在重慶黃昏的空氣中一陣清晰的聲音。

我們在門口遇見了P.T.君，他在刮着鞋泥，我們也學樣。